

赵履珠，她把大理唱给了全世界

□ 宋炳龙

2026年3月19日，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著名歌唱家赵履珠老师辞世的消息，一时震惊悲痛，心绪难平。噩耗将我拉回漫长过往，那些与她歌声相伴的时光、藏在旋律里的乡土与温情，在记忆中一一浮现，化作对这位艺术大家最深切的缅怀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我偶然听到村里有人哼唱《蝴蝶泉边》。在红歌盛行、情歌被封禁的年代，这首旋律清新、歌词质朴的曲子格外动人。即便演唱者嗓音并不专业，可通俗易懂的词句、婉转悠扬的曲调，仍深深烙印在我心底，我也时常跟着哼唱。那时我并不知道这首歌的来历，只觉得它像山间清泉，洗去岁月枯燥，成为贫瘠精神生活里一抹难得的亮色。

1979年，经典电影《五朵金花》解冻，重新回到大众视野。那年农历腊月，苍山被大雪覆盖，乌云密布，惠江两岸细雨夹杂雪花，寒风刺骨。生产小组突然通知，公社放映队要来大队播放《五朵金花》，消息瞬间点燃全村人的热情。大家纷纷留下一人看家，其余人举着松明火把，披着蓑衣、油布，踏着泥泞山路，步行两公里多赶往大队部看广场电影。广场上人头攒动，站的站、坐的坐，银幕正面挤不下，不少人就绕到背面观看。细雨渐渐沥沥，寒风冻得人瑟瑟发抖，却无人提前离场。电影散场，众人依旧意犹未尽，举着火把、打着手电筒沿着蜿蜒山路回家，火龙般的队伍散落向各个村庄，影片插曲《蝴蝶泉边》在夜空中飘荡。

那时我还不知道，《五朵金花》的

经典唱段大多由赵履珠老师幕后配音，她的歌声朴实无华，满是浓郁乡土气息，吐字清纯温润，如苍山洱海间的清泉涓涓流淌，直击人心。后来我才了解，《五朵金花》的音乐基调以洱源县西山白族民歌为蓝本改编，我从小生活在与之相邻的黑惠江河谷，所以这首歌让我倍感亲切。赵履珠老师甘当幕后英雄，用天籁般的嗓音为电影注入灵魂，让《五朵金花》插上艺术翅膀，飞进亿万国人心中，甚至飞越国界，让世界通过歌声认识大理，甚至爱上大理。从那时起，我便对这位艺术家心生崇敬，期盼有朝一日能亲眼见到她。

2015年10月，这个期盼终于得以实现。我的长篇小说《迷失边城》研讨会在昆明召开，有幸邀请到赵履珠老师的先生晓雪老师出席。我当即向晓雪老师表达拜访赵老师的心愿，得到晓雪老师欣然应允。第三日下午，在青年作家何永飞的陪同下，我登门拜访赵履珠老师。前来开会的赵老师面带笑容，衣着朴素，和乡间老人毫无二致，原本在我心中崇高的艺术形象，瞬间多了几分母亲般的亲切温暖。走进客厅，赵老师连忙烧水沏茶，热情谦和。我激动地说：“我是听着您的歌声长大的，在那个特殊年代，您的歌声滋润了我们枯干的心灵。家乡人民永远都以您为骄傲！”赵老师温和回应，她是白族人，从小被白族音乐滋养，歌声源于原生态民族文化，最该感谢生她养她的大理故土，她只是用歌声倾诉对家乡的深情与热爱。我本想与她合

个影留作纪念，却始终不好开口，离开后一直觉得有些遗憾。

2017年春，我再次拜访赵履珠老师，听她讲述自己的艺术人生。她从小生长在大理，街巷间白族人民劳作的小调、节日里热闹的对歌，构成她最早的音乐课堂，民族旋律深深融入血脉。1959年，她凭借纯净嗓音与深厚民族功底，被选中为《五朵金花》配音，《蝴蝶泉边》《大理三月好风光》等歌曲经她演绎，成为传唱半个多世纪的经典。这部电影后来在45个国家放映，大理山水风情随歌声走向世界，成为中国民族文化闪亮名片。

1960年，赵履珠老师随中国文化艺术团出访缅甸，因其独特的艺术气质被周恩来总理铭记。1961年，总理点名将她调入筹建中的东方歌舞团，她的人生从西南边陲走向了更广阔的艺术舞台首都北京，随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系统学习，将民族唱法与专业声乐技巧完美融合。后来总理在昆明联欢会上再次见到她，得知她选择回到云南，扎根基层，郑重嘱托：“不管在哪里，都要为各族人民歌唱。”这句话，成为赵履珠老师一生的艺术信条与坚守。我们一边喝茶，一边听她娓娓道来。告别时我提出合影，她因要去接孙子未能如愿。晓雪老师悄悄告诉我，赵老师与人合影总要化妆，是出于对他人的尊重。虽合影落空，却更让我敬佩她待人处事的真诚与体面。

2022年疫情期间，我去拜访赵老师，她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。这次

由晓雪老师泡茶，赵老师关切地询问家乡情况，言语间满是对故土的眷恋；谈及大理的文化民俗，她更是满怀深情。她始终牢记总理的教诲，深耕民族声乐沃土，先后演唱《绣围裙》《太阳一出云雾散》《大理是个好地方》《洱海渔歌》等经典作品。她的歌声既保留大理白族民歌的原汁原味，又兼具专业舞台的艺术质感，乡土气息浓郁，情感真挚动人。她常说，白族人民是她的艺术母亲，大理的土地教会她唱歌，党和国家培养了她，故土的恩情与党的培养，她一刻也不曾忘记。

这次，赵老师主动邀我合影。她说：“宋老师，前几次都不凑巧，没能和你合影，这次再不合影，可能今后机会不多了。”我听后心头一紧，酸楚难言。这位慈祥的老人没有化妆，以日常着装与我合影，这张照片也成为我唯一珍藏的纪念品。后来我又去过几次，她虽依旧亲切问好，却已不多言语，健康每况愈下，我心中隐隐作痛。

赵老师从蝴蝶泉边的白族少女，到享誉海内外的民族歌唱家，她用一生践行着为人民歌唱、为民族发声的承诺。她甘居幕后成就经典，扎根故土传承文化，用清澈歌声连接乡土与时代、民族与世界。她的艺术人生，是新中国民族声乐发展的生动缩影，更是文艺工作者初心不改、使命在肩的最好诠释。

如今，赵履珠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但《蝴蝶泉边》的旋律依旧在苍山洱海间回荡，在亿万听众心中传扬。



扎染小摆件赏析

□ 欧阳剑萍

这组扎染作品选取茶杯垫、铜镜、针插等生活器物作为创作载体，将传统扎染工艺的艺术魅力与日常实用功能巧妙融合，展现出手工技艺的温度与巧思。

从视觉表达来看，作品以深邃的蓝白为主色调，这是扎染工艺标志性的色彩语言。蓝色的浓淡晕染与白色的留白形成鲜明对比，营造出如水墨画般的雅致意境。铜镜作品中，扎染纹理模拟出的肌理质感，将自然意象与传统器物相融合，为老物件赋予了现代审美趣味；茶杯垫运用扎染的“随机晕染”与编织的“规整造型”形成对比，既保留了手工艺的灵动随性，又通过规整的形制满足实用功能，实现了“艺术审美”与“生活实用”的统一；针插的纹样呈现出

不规则的斑驳肌理，是扎染“随机成纹”特性的直观体现，每一处纹理都是独一无二的印记，打破了工业制品的刻板规整。

从工艺价值而言，扎染的“扎”与“染”两道核心工序在作品中尽显功力：扎结的松紧度、染料的浸染层次，让织物形成了丰富的肌理变化。柔软的布料经由扎染工艺，既保留了实用属性，又成为承载传统美学的艺术载体。这些作品将非遗工艺融入日常，让扎染从展厅走向生活，实现了传统技艺的当代活化，也让人们在使用器物的过程中，触摸到手工艺术的独特韵味。

扎染小摆件创作：云南省欧阳剑萍扎染特色工作室



铜镜



针插



茶杯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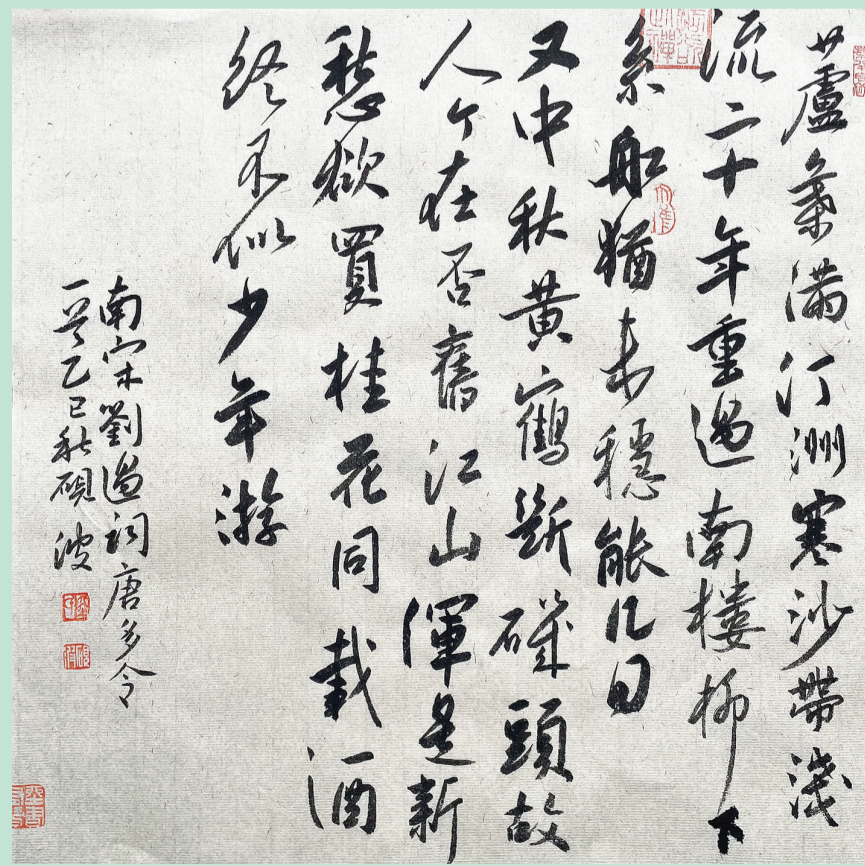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古梨含雪》石磊

翰海飞墨



《海菜花开》杨智达



《唐多令·芦叶满汀洲》陆砚波